

2010

2010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



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0 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354-4795-1

I. 2… II. 中…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1514 号

责任编辑:黄海阔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6 插页:3

版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91 千字

定价:32.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编选说明

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编选，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

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中篇小说选、短篇小说选、报告文学选、散文选、诗歌选、微型小说选和随笔选七种。每年一套，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们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我们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雷达同志总负责，具体的分工是：

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

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

报告文学卷由李朝全同志负责；

散文卷由韩小惠同志负责；
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志负责；
微型小说卷由姚雪雪和陈永林同志负责；
随笔卷由李东华同志负责。

中国作协创研部

焦点热点

王家岭的诉说(节选)

..... 赵瑜 顺民 骏虎 黄风 玄武 (3)

闪着泪光的事业

——和谐号：“中国创造”的加速度 蒋 巍 (34)

中国式拆迁 阮 梅 吴素梅 (54)

那些花儿 华 璐 (88)

叫板足坛腐败的体育局长 朱晓军 (94)

人间冷暖

点一个太阳送给你 彭学明 (141)

生长在心中的向日葵 杨立平 (158)

中国式风流

——右玉纪事 何建明 (187)

寻找失落的英雄

——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国寻亲记 孙春龙 (196)

血色青春 吴日图 (229)

来自“十元店”的报告 王克楠 (248)

往事旧闻

苏联专家与中国导弹(节选) 李鸣生 (263)

胡风案中人与事 李洁非 (300)

解密上甘岭(节选) 张嵩山 (328)

云水相望

——《富春山居图》600余年离散录 董少东 (355)

禁地青春

——我的核基地生活

..... 魏世杰(著) 王月玲(整理) (368)

少为人知的人民币发行内情

..... 石 雷(口述) 徐庆全(整理) (395)

2010年中国报告文学概观 李朝全 (402)

2010年中国报告文学作品存目 李朝全整理 (408)

焦点热点

王家岭的诉说^①(节选)

赵瑜 顺民 骏虎 黄风 玄武

第一章 宁肯断臂也不能掉下去

不知为什么,这次王家岭矿难特别引人关注。

由于挖煤,因而危险。这句话本身就成问题,却又是残酷现实。2010年3月28日,在山西南部王家岭煤矿,发生了严重的透水事故。当时,井下有261名矿工作业,中午透水突发,侥幸升井逃生108人,余下153人被困地层深处,极黑极冷,命垂一线。

王家岭上,黄土千层。人们惦记着地穴中生死未卜的矿工,追寻着酿成大祸的原因。王家岭成为一个焦点,网民观战发言,媒体蜂拥而至。据抢险指挥部新闻组长李福明先生相告,奔赴现场报名“挂号”的媒体单位多达63家。我供职的山西作家协会,这时也组建了一支作家小分队,以五名省城作家为主,奔赴王家岭。这五位作家中,我虚长几岁,其余都是中青年。一位鲁顺民,侧重纪实写作,颇多成果;一位李骏虎,小说新获庄重文文学奖;一位黄风,屡有优秀纪实作品问世;一位玄武,笔法新锐,常有非虚构写作。五个人彼此间并不陌生。这次我们采取尊重个性,分头采访,材料集中,由我统一撰写成稿的方法,合力完成这部作品而不是五个单篇。这样做,反映事件或可全面些,可以更多地采集留存事件史料,有利于读者享读一部较为完整的文学报告。以前,这种合作方法似不多见,而创新尝试总是有益的。

这种合作也要建立在思想观念、文化品质、生活情感相互接近的基础上。山西作家们,贴近民生悲苦,关注现实问题,有其共通性。你不妨一路读去,我想,你会融入这次沉重的合奏中。

① 本文由五位作者分头采访,赵瑜统一撰写成稿。

吾等善书而忧于无人读书。在一个漠视诗文的年代，明知无人读书而继续写字，是我们的悲凉。明知无济于事而继续追问，更是我们的愚笨。

人在生死两界间，不过隔着一层窗户纸。灾难来临时，阴阳两界最难分。千米地层深处，事故突然爆发，大水横流，矿工们无法不慌乱。

作家鲁顺民，采访了河南矿工李国宇，从而展开了残酷历程：

我们正在那里打锚杆，水就突然涌来了。谁都跑不脱了。一个矿车罐突然冲过来，里面装着一车渣，让水冲得咣当咣当的。我的老乡张小坡领着我前后瞎跑。水在涨，我们只能往高爬。水涨得离巷顶不到半米的空间，我只好抓住钢丝，把自己吊起来。张小坡说，你可要活着啊，你要是活不了，我也跳下去淹死算了。还有几个山西垣曲家，也抓住巷顶锚索，把自己吊起来。吊着吊着，就把裤子脱了，用裤带把自己绑在上边。这一吊就是好几天。总共13个人吧，前前后后见不到一个领班干部。

——他们是红旗队的人，显然被困在了一个气泡里。这批人与另外两条巷道的被困矿工，不是一回事儿。

顺民采访的另一名矿工是武林果，河北藁城人，被困在另一个巷道中，他说：我们运输队的人比较分散，那天中午，突然停电了，打电话问上边，上边说没事儿，搞维修，一会儿就来电了。事实上那时已经出了事。在正式煤矿，一旦停风停电，肯定是出事故了，应该马上撤。他这个矿不正常，停风停电了，还说是搞维修，结果电没来，大水淹过来了。我们被水逼在后头的高地上。

——这40多个人被困在了运输巷道的底部。

在巷道另一处，还困着八一队的崔进存等人。崔进存讲述他的险境：

28号那天，我和一个弟兄，潞城家，叫什么来我一时忘了，还有一个广西人在一起干活。事故发生时，那个潞城家在后头蹲着，不知他是拉大便还是歇着，我还能看见他，我和广西这个兄弟在一起，他说话我也听不懂。

正干着，看见那水流下来了。我赶紧喊那个潞城家，一回头看不见他了。我赶紧往那个架子上爬，再看他，就是看不见。我估计可能淹死了。那水太大了，而且又是个斜坡井，水冲下来人站都站不住，一下子就把巷道涌满了。

我们和那个广西家在皮带上趴着。很快，皮带架子也淹了，水都到了腰上了。我们就抓住皮带架上面的风带一直往里移动，还有几个矿工，不知是几队的，也爬上来，大伙儿一直往里移动，最后被困在那里。

那个钢丝网不是一格一格的？我把自己的胳膊这样掏进钢丝网里面，时间一长，胳膊困得不行，掉下去一次，弟兄们拉我爬上来，穿的衣服都浸湿了，

很重，怕跑不动，除了矿灯，都扔到水里了。到最后我就穿一个秋衣。

挂在钢丝网上，又怕掉下去，我就干脆连秋衣秋裤也脱下来，用秋衣把上身和钢丝网绑死，用秋裤把下身跟钢丝网绑死，挽得紧紧的。就那么挂着，赤身裸体在上面挂了6天6夜时间。还穿了一条裤衩，要不然就是一丝不挂。

胳膊不是一直在钢丝网上钩着？两三天之后，就已经麻木了，右臂还能钩个20多分钟，左臂就不行，一会儿就不行了。臂上的血脉憋，疼，赶快换成右臂，往进送这个臂，就是直正填进去，直正拉出来，硬抽出来，血脉麻木得厉害，也不能乱动。宁肯断臂，可是也不能掉下去啊。

就那么挂着，掉下去就没活相。我们每天都眼巴巴盯着那个水，看下不下。估计到了第7天吧，看见水位下降了，把皮带架子露出来了。

大家这才从钢丝网上落下来，踩在皮带架子上，想想能逃生了。忽然，看见里面游出一个人来，往前游，结果他还是出不去，前面的水很深。

能从里面游出人来，我们才知道里面还有人，就踩住皮带架子向里面撤退，这才和上百号人聚在一起。我快不行了，就那样躺着，往身上盖了好些煤。你说啥？带班干部？没有，连一个矿上的干部都没有。

在那9天8夜里，我的体力损耗太大，是扶着出来的。再过一半天，怕就完了。要说矿难，那真是残酷。

出来之后，这个右臂肿得可厉害，不听使唤，叭一下就不知道它要甩到哪里去，它已然不是我的了，指挥不了。没个二三年估计是恢复不了。出来的弟兄，数我的情况严重。胳膊甩过来甩过去。幸亏当时下到皮带架之后，就把秋衣秋裤解开又穿上。不穿不行啊，里面冷得！冻也冻死了，还光着脚。

——这一处的矿工是在6天后才和上百号人聚集在一起的。

作家李骏虎，采访了山西翼城籍矿工郭海军。骏虎说：

事故发生的前夕，郭海军他们处在巷道最前线，开掘进机。突然停风停电后，是责任心和经验，让郭海军做出一个决定，他让五个干完活儿的老乡往出走，先上去再说。他带人收拾东西。他说了这话没两三分钟，就听见轰轰的水声。听见前面走的人在大喊，快跑，透水了，快跑。他们就赶快往出跑。这时候，他担心前面的5个人被水冲跑了。

真不该让他们先走！

他有一种绝望的感觉，认为那5个人肯定死了，他说他甚至都要放弃求生自救了。可是他看了看一直跟着他的于建华，还有郭会，又觉得我必须把他们带出去。他凭着经验，判断哪个地方应该相对安全点。

水越聚越多,最终形成一个气泡,恰好把他们包在里面。

太险了。气压和水压相等,他们有幸找到一个气泡区,获得了求生机会。

但水还在涨,涨到下巴了,只有仰起脸来,鼻孔才能露出水面,后脑勺全泡在水里。要是再涨就完了。空间越来越小,氧气已经不够了。一个个都憋得脸红脖子粗,眼珠子往外凸。于建华就说,死掉算了,死掉算了。

作家黄风,采访了来自河南商丘的年轻矿工蔡瑞卿。黄风讲道:

事故发生前后,蔡瑞卿接到队长的电话说:停风了,你们上来吧。于是他就往出走,大约走了二三百米,发现脚下有水了,而且越来越大。他意识到出事了,赶快跳上皮带架子,水也跟着涨过皮带架子,很快就齐腰深了。水越涨越高,他所在的位置,头顶上方,剩下一个20米左右长的空间,聚集了30多个工人。有的扒着锚杆吊在巷道顶上,有的站在皮带架上,还有的站在风筒上。他亲眼看到,一个矿工从风筒上掉了下去,哼都没哼一声就被水吞没了。

黄风采访的另一个被困矿工叫靳晋明,黄风说:

井下透水时,靳晋明刚接完皮带,和其余5个矿工,正掏出饼子来吃。饼子是他们带的,下井时每人给带两个。靳晋明刚咬了一口,还没有咽下去,就听到一种奇怪的声响,顺着巷道而来。听起来像水,但他并未意识到是水。接着巷道里就传来喊叫声:快跑,透水啦!

水来势凶猛,像野兽一样。他们赶快往皮带架上爬,爬的时候6个人被冲走两个,一个挣扎着上来,一个不见了踪影。靳晋明吓坏了,拼命地呼喊:大哥快来救我,大哥快来救我!

大哥靳晋忠一过年就把他带来了。那天大哥没有下井。得知井下透水后,和井上所有的矿工一样,靳晋忠慌乱成了一团。大哥在井上呼喊着他,他在井下呼喊着大哥,但是谁也听不到谁。在他们的呼喊声中,水越涨越高。

弟弟又从皮带架上,爬到高处的风管上,然后抓着巷道壁上的铁丝,顺着风管往前爬。漂浮在水中的风管悠悠晃晃的,晋明十分害怕,不停呼叫前后的人,帮帮我,帮帮我!后来,他们爬到一处高地上,和另外矿工会合到一起,总共有十几个人。人多胆壮,虽然没有最初那么惊惶了,但心仍像猫儿抓着一样,弄不清要被水活活困死,还是能捡一条命出去?

另外还有一对亲兄弟,同时落难。老大不住地哭,哼哼嚤嚤的。后悔不该把弟弟带出来,是自己连累了弟弟。弟弟倒是镇定,说真要是出不去,该死就死吧,死哪儿都一样。

黄风采访到一个重要人物,他是王吉明。太原古交市姬家镇人。1987年

当兵,1990年退伍,以前在太原西山煤矿打工。

黄风说:王吉明去年7月底到王家岭,伺候浙江的一个吴老板,吴老板承包了4个队:综二、普二、综三和普三。王吉明在普二队担任副队长。那天他们队有14个人下井。

中午,停电停风了。电话就在他旁边,他给调度打电话,调度说等一会儿。等了一会儿,大约十几分钟,调度打来电话,问他哪个队的,他说普二队的。调度说,你赶紧走吧,27队透水啦。

当时,普二队和综二队还有普一队相距10来米远。调度说27队透水了,王吉明便吆喝弟兄们撤离,一起顺着大巷道往出走。大约走了1500米,就迎头碰上水了,水上漂着好多杂物,来势十分凶猛。大伙赶紧爬上运输皮带,水也跟着淹上运输皮带,很快就漫到了矿工们的胸口。王吉明见前边的人出不去,就大声吆喝,说出不去了,赶快往回撤吧。最后撤至他作业的一个左边比右边高两三尺的地方。

王吉明很有经验,还有点儿江湖老大的意思,后来的故事实在出人意料。

作家玄武,采访到来自河南的时关中。时关中对玄武说:

透水时我跑得最快,我们队30多个人我跑在最前面。前面水没顶了,又返回来。几个人挂在顶上。有个矿工帽子漂过来,我用脚踩了一下帽子,帽子沉,当时就觉得不光是个帽子,实际是个人。

我当时很绝望。心想正好是清明节了,要在清明节里做个鬼。我把遗书都写好了。上面写请工友们见到遗书后,转交我队长,通知我家属。我写了两份,一份漂在水上,一份塞在自救器下面。

我给队长这样写:队长,我尽心尽力地干,你想让我们赚钱,我们不怨你,但请通知我们家属。

我给老婆也写了一句话,我写:老婆,这辈子就这样了。

我以前下过矿,知道矿主黑心,人死了不通知家属,是常见的事,也担心我死后别人认不出我。我就在身上写自己的名字,在脸上、胸口、胳膊、自救器下面,能写的地方都写满了。

记不清第几天的时候,有两个人去取水,我听见一声喊叫,说你踩住个死人脸。再就是我和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去取水,矿工一晃,那小伙子说快看水里漂的那是啥呀。我一把把他搂在怀里不让他看,他还是个孩子呀。我也不看。但是眼睛的余光还是瞥见了,雪白雪白的,是死人腿。

还有一位遇险矿工任喜忠是当地人。他对玄武说:

在水中坚持50多个小时。这期间我落水两次,喝水的声音我自己都能听到。是别人把我拉了上来。

队里的毛忠开,因为其他人占满了位置,在水里站了5个多小时,我和另一个队友把他拉了上来,帮他脱掉湿衣服。

两天后,有个人掉进水里,咕咕地喝水,连叫也没叫一声就没了。他刚沉下去,水就下退了1米多。他叫马六小,太原人,光棍,将近40岁。当时我们三四个人伸手拉他,他在下面也伸手,但是够不着。

后来巷子炸开,我们100多人会合了。虽然出不去,但是起码不用在水里泡着。

玄武还采访到一位重庆人,叫胡千海。和胡千海一起的,原先有21个人,有几个人跑了,胡千海说,也不知他们跑出去没有,活了没有。剩下的人有4个会水,还向前游一下看能不能出去。游了几十米,不行。

水不动时还暖和一点;水一流动,身上冰凉冰凉。几个人死死把住靠近顶子的什么东西,三四天以后,水退了1米左右,水面漂来一辆矿车,4个人先上去了;一会儿又漂来一辆,另5个人也挤上了矿车。“别睡着!”大家不时地互相提醒,一睡着掉下去,人就完了。又饿又冷,特别冷的时候,他们知道是晚上。几个人抱在一起取暖。饿,就喝巷里的脏水,水难喝,喝了起口疮。

“看我这脚,”胡千海撩开被子,“刚上来的时候,脚泡得白了,像死人一样白。现在起了老厚一层皮。”

他脚上的皮肤,像老树皮一样糙。

玄武还采访了一位来自湖南的矿工王新国,是井下被困矿工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今年53岁。玄武从王家岭返回省城太原后,在省人民医院高干病房采访了这位幸存者。当时,住院矿工已经全部出院,只剩下王新国一人,因为有基础性疾病乙型肝炎,他被滞留在医院里继续治疗。玄武说:王新国1976年高中毕业,在矿工中间算个有文化的人,居然还干过七八年村长,而且有写写记记的习惯,字迹端正。住院期间,王新国一条胳膊吊着输液,另一只手执笔,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了一份朴素而又珍贵的回忆,讲述了自己亲历事故的过程,甚至还谈了一些大难之后对生命的认识。王新国是这样写的:

我干的是清理巷道浮煤。这个活看起来不重,但实际很消耗体力。你想,一个班不间断挖锹,老出汗就消耗体力。所以我每天都要带上3斤水下井,到下午就没水喝了。那天干到12点到1点之间,我将中午饭也就是10个太谷饼分给弟兄们,那天上班,本应该是5个人的食品,有一个老乡没上班,这样5个人的食品4个人吃。我比平时多吃了一个饼。

工作面突然停风停电。我穿上棉衣，带上水瓶杂物一路向出口走去。走不到300米的样子，脚下就有水一下子漫过膝盖，又一下子上了皮带传送带。游吧！大家就踩着下面的风筒布，向前游动。有些人游起来吃力了，将身上的衣、鞋都去掉了，自救器也都扔了。水漫得很快，整个巷道不到20分钟时间就灌满了。我们这一路20多人，游到一个上顶棚打得比其他地方高出一米的地方，不能再动了。黑暗之中，非常可怕。

我这时用两根皮带、一个上衣，也做成一个套子，将自己吊离水面。虽然只是坐着一根带子，时间一长就勒得屁股发麻胀痛。

我轮流变换各种姿势，缓解身上的麻痛感。这3天3夜，我没有喝井下的水，全部喝下自己的尿，凡是排出来的尿，我都不浪费地喝下去。

大概在30日的中午，有一次大的退水，一个小时内水退80厘米以上。

这时有人用油桶做成筏子，从我们后面的平巷划出来，往前面探路看能不能过去。通过探路，前面还不能过去，于是我们决定转移，重新游回去。大概在31日下午，我们游回到高出水面的平巷，这里已陆续聚集了90多人，都集中在这个平巷里。

有了休息的地方，还有一定的空气（注：有一个用铁管供的高压风始终没有停），我们的求生意识更高，我自己定下目标，最少要顶上12天！

这样耗到9天8夜，到4月5日下午，我们迷迷糊糊地，被呼叫声惊醒……

轮到我坐皮筏子出来。我被放上担架、用被子包好。抬走时，听到一个声音说：“102个啦。”

平时，我这个人爱评判，爱唠叨，出言尖锐，触及他人痛处，使人难堪，因此知心的人很少。这是我一生的遗憾。我这样的性格，总有叛逆表现，得不到领导重用，因此政治上坎坷，本来年轻时有条件上去，最终落下了。现在想通了，人的一生中，相处各种人，要相互理解，使自己的生存质量提高。

我认为人还是吃点苦好，遇到特殊环境才能熬得住。这次被救出来，医生们都很佩服，毕竟我54岁了。还有一个想法，人要学会一些本领，如游泳、爬山、抓举、跳跃，这些基本功在突发事件中都能派上用场。如在这次事故中，一个山西人由于不会游泳，当转移时，跳下水想游过去，结果被呛了一口水，游了不到3米，就在原地手举了那么两次，沉了下去。这可能是我队里唯一牺牲的人。

最后一个心愿，就是愿所有人都积极面对人生，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善良的人，感谢所有的人们！

王新国写得挺好。

这里没有战火硝烟,只有在沉寂无声的宁静中与死神对峙。

矿难,往往比其他灾难更可怕。只因为死神不是瞬间来临,而总是长时间地围困你折磨你,并且不见天日,无比黑暗。

王家岭矿井走向纵深,并非一味地下坡,而是起伏不平。巷道顺着煤层走,呈上下慢坡形态。当低处灌满水之后,人在里头被堵死了路,根本出不来。唯一可行的做法,是长时间地等待抽水救援。

矿难极其凶残。无论是冒顶、火灾,还是瓦斯爆炸、煤尘爆炸,包括常见的透水,都可以轻易夺取人的性命。现在,这么多人被困在地层深处,他们的命运实在令人牵挂。

第二章 可以铭记的矿难往事

在通往王家岭坑口的山路上,挤满了无数车辆。抢险驰援,刻不容缓。大批交警上路疏导,车流仍旧行驶艰难。即说力保抢险供电的山西电力公司人马,在事故当晚从太原驱车赶来,也被堵在沟壑中了。而29日凌晨2时,国务院张德江副总理将在事故坑口组建抢险指挥部,并召开第一次各方协调会议,具体部署抢险战役,极端重要,因此,许多人不得不弃车步行,在漆黑暗夜中,在山梁小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展开急行军。山西电力几位头脑,就是在凌晨1时许,大喘着粗气,跑步到达指挥部的。

回看车流拥堵,绝大多数车辆挂着山西牌子,夹杂着一些北京车牌。它们要么是抢险者的,要么是媒体人的,闲杂车辆不得驶入。而偏有一辆“鲁”字头旅行车,来自山东,却屡被关照放行。那车上早已涂遍了泥浆,显系长途奔驰而来。再看车里头,端坐着一位高大老人,面色凝重,颇多威严。路人相问:这是惊动了哪一位大干部啊?他会有谁哩?

这其中的故事可就深了。他曾在深井中被困11个昼夜而生还,他是一位老矿工。

老者名叫高润泽,1935年生,此前在山东淄博地区洪山煤矿就职。他还是一个12岁的少年时,就跟着父亲下井挖煤了。那口井叫做车七井,日军侵华,从这里抢走不少煤。1945年鬼子投降后,国民党军政接管此矿,井上井下已是一派凋零。在持续的战争中,中共大军历经三大战役,剑劈长江以南。“宜将剩勇追穷寇”,一个“追”字,尽显战局紧迫。许多大中城市正处在被大